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五十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九

起疆圉協洽盡上
章掩茂凡四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二十六年春正月甲寅朔不御殿百官于奉天門
行禮 初楊守謙巡撫山西上言偏頭老營堡二所餘
地千九百餘頃請興舉營田堪以內省京運外資防守
且舉副使張鎬爲提調以本官兼攝上以爲忠詔行之
至是守謙移撫延綏仍請久任鎬終其事鎬卒成之詔
以其法行之九邊 是月吏部尙書周用卒改刑部尙

書聞淵于吏部踰月以南京刑部尙書屠僑代淵爲刑部尙書 寇犯永昌總兵蕭漢敗績總督曾銑奏請逮問 二月總督宣大都御史翁萬達會宣大山西填巡官議上邊防修守事宜復請帑銀六十萬兩修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牆凡八百里詔許之時曾銑建復套之議輔臣夏言實主之萬達數以通貢議請不許其在邊也上以其更事久深倚之所請無不從獨言諳達事與上意左上旣力絀貢議乃以復套事行邊臣議之萬達議曰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犁王庭殘其部落舍黃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地以就延綏套地遂淪失然正

統宏治間我未守彼亦未取乃因循畫地而守遂捐天
險失沃野之利宏治前我猶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盤
據其中畜牧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今欲一舉復之
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塗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
熟知我馬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可集我軍數萬衆
緩行則持重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卽得小利歸師尙
艱倘失嚮導全軍殆矣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或
保聚或伴遁笳角時動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
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持耶數萬山寨亦必數萬衆
援之又須兼通餉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

者彼所長守險者我所便弓矢利馳擊火器利守險舍火器守險與之馳擊于黃沙白草間大非計也議者徒見近時掘巢恒獲首功然掘巢因其近塞勝則倏歸舉足南向卽家門若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迴殊若令彼有其隙我乘其微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剗夷未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竊所不解也時上方嚮銃議不省 都御史宋景卒改工部尙書王以旂代之以工部侍郎文明爲尙書代以旂三月庚午賜李春芳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以久旱禱雨于宮中己卯大雨詔舉醮謝典停封止刑三日

夏四月丙戌逮巡撫山西都御史孫繼魯下詔獄先是總督翁萬達議撤山西內邊兵并力守大同外邊詔從之會繼魯代楊守謙撫山西抗章言紫荆居庸山海諸關東枕溟渤雁門甯武偏頭諸關西據黃河天設重險以藩衛國家豈可聚師曠野洞開重門以延敵夫紫荆諸關之拱護京師與雁門諸關之屏蔽全晉一也今議者不撤紫荆以并守宣府豈可獨撤雁門以并守大同耶況自偏頭甯武雁門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鎮口臺爲大同長邊自丫角山至雙溝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丫角山至老牛灣百

四十里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爲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均爲最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門闔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并力守左尙不能支又安能分力以守大同之右近年寇不敢犯山西內郡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使三關將士遠離堡戍欲其不侵犯難矣全師在外強寇內侵卽紫荆倒馬諸關不將徒守哉萬達聞之不悅上疏言增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繼魯乃以危言相恐復遺臣書言往歲建雲中議宰執幾不免近年撤各路兵督撫業蒙罪其詆排如此今防秋已逼乞別調繼魯否則早罷臣無誤邊事兵部是繼魯

言上不_レ下廷議廷臣請如萬達言上方倚萬達怒繼
魯騰私書引往事議君上而夏言亦惡繼魯不爲地遂
逮下詔獄疽發於項瘐死繼魯耿介所至以清節聞然
好剛使氣爲巡撫僅四月遽以非罪死論者惜之 乙

已四川白草番平總兵官何卿至鎮會巡撫張時徹議
分所部兵爲三哨更調馬湖及建昌諸衛土兵助之生
禽首惡數人斬首六百九十三克番寨四十七毀碉房
四千八百七十餘獲牛馬器械儲積以萬計白草爲四
川東路生羌最強至是悉平之于是松潘威茂間終嘉
靖世邊境稍甯卿之功爲多云

陝西明史四川土司傳
言斬首九百七十餘級

與實錄小異其白草爲四川東路
生羌亦見傳中今參實錄書之

己酉諸達復求貢

總督翁萬達以邊牆之役版築方興宜羈縻使毋侵擾
時上方趣曾銑出塞不允 五月總督三邊曾銑襲套
寇敗之先是銑以初春出塞掩擊敗還匿不以聞至是
復選銳卒擊之斬首二十七級生禽一人餘斃于矢石
者甚衆獲馬牛駝器械以千計寇移帳漸北間以輕騎
入掠銑復督諸軍驅之遂遠徙不敢近塞捷聞陞銑俸
一級賜銀幣銑復列上諸臣功罪論功則參將李珍韓
欽爲最又請卹陣亡之千戶鄭稍百戶徐相皆從之銑
又奏邊方守令所繫甚重乞于進士舉人監生內選年

力精銳材幹強敏者銓補稱職者特加獎擢仍慎選監

司以爲表率勒限到任以豫秋防上是其言詔兩廣四

川雲貴邊方皆用此例

前因異明史銓傳書于奏復套之前今據實錄系之五月據奏報

月日也三編言銓以初春出塞掩擊敗還不以聞疑在蕭漢敗績之前後間事

六月戊戌免

南直隸鳳陽揚州淮安三府被灾夏稅

庚子曾銑奏

延甯寇警議調莊浪魯經兵三千暫駐蘭州適中之地

以備應援而甘肅總兵仇鸞及巡撫楊博以本鎮兵寡

爲詞不聽調遣上曰孫繼魯首肆阻撓鸞復效尤何以

一事權而申軍令詔奪鸞祿米半年博亦停俸三月

是月諳達諸酋與小王子有卻小王子欲寇遼東諳達

以其謀來告請與中國夾攻之且以此立信爲通貢地
翁萬達以屢奉嚴旨不敢輒爲請求乃于請催撫臣赴
鎮奏中及之亦不省 秋七月丙辰河決山東曹縣水
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漂沒廬舍人
民死者甚衆工科都給事中劉天直劾河道都御史詹
瀚詔巡按御史查勘以聞 丁巳改巡撫南贛汀漳都
御史朱純巡撫浙江兼管福建福興漳泉建甯五府海
道初日本以嘉靖二十三年來貢部臣以其未及期且
無表文却之其人利互市留海濱不去而內地奸人利
其交易商富豪貴爭趨之沿海遂有倭患先是六月巡

按御史楊九澤言浙江甯紹台溫皆濱海界連福建之
福興漳泉諸郡雖有巡海副使備倭都指揮而海寇出
入無常兩地官弁不能通攝制禦爲難請如往例特遣
巡視重臣盡統海濱諸郡庶事權一而威令易行廷議
善之遂以命統國朝紀事本末昭代典則皆系倭寇于
二十五年蓋自二十三年入貢未去也
明史日本傳系楊九澤上書于是年之六月朱統傳巡
撫浙江在七月皆據實錄惟諸書皆云兼福興泉漳等
處證之日本傳則兼建甯是月陝西澄城麻陂山界
爲五府也今據日本傳增

牌嶺晝夜吼數日山忽中斷移走東西三里南北五里
八月丙戌免陝西被災稅糧 是月兵部尙書陳經
罷經以七月秩滿加太子少保未幾南京給事中張思

誠御史宋治各劾其庸鄙不職遂令致仕給驛歸

明史

七卿表經以七月加太子少保致仕證之實錄則加宮銜在七月致仕在八月今據實錄

罷禮部

侍郎許成名崔桐少詹事王用賓黃佐先是吏部左侍

郎缺例用翰林資深者推補尙書聞淵初擬成名桐忿

爭乃竝舍之而用祭酒王道未幾道卒淵仍擬桐及佐

名上給事中呂時中言桐始以與成名爭舍之而用道

今復用桐是賞爭也何以抑躁競給事中徐霖御史艾

朴又言桐與成名詬爭成隙而用賓佐復從中覬覦宜

俱釋不用而別選雅望者上是之乃有是命仍奪淵俸

半年八月月己未免南直隸徐沛蕭宿五河虹各州縣

被災秋糧 戊辰免江西撫州吉安瑞袁臨五府被災
稅糧 戶部尙書王杲罷先是禮科給事中馬錫勅杲
與巡倉御史艾朴私受兩淮運司解官黃正大賄勒管
庫員外郎余善繼私納低銀上怒下杲鎮撫司究問杲
奏辯請與該科面質不省尋戶科給事中厲汝進等奏
近日交通關節自杲外如太常少卿嚴世蕃順天府丞
胡奎總督尙書王暉等皆有踪跡宜盡法窮治嚴嵩上
疏自理言欲汙蟻臣故借臣子世蕃肆其巧詆上益怒
執汝進至闕下杖八十會奏之給事中查秉彝徐養正
劉祿杖六十俱降邊方祿職杲朴從重發極邊衛充軍

果竟卒于戍所 是月以湖廣貴州苗連年行劫虜參將楊欽殺沅州衛百戶陳恩等湖廣都御史姜儀上章自劾請與貴州巡撫王學益訂期進剿上以苗寇播惡屢勅二省協勦而學益愆期翫寇令巡按官據實參奏逮京重治 改左都御史王以旂爲兵部尙書兼督團營改刑部尙書屠僑爲左都御史以南京戶部尙書夏邦謨爲戶部尙書 閏月丙午振成都饑 是月以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右都御史喻茂堅爲刑部尙書代屠僑也 冬十月甲寅免畿內被災稅糧 丙辰巡撫延綏都御史楊守謙言激勸軍士在重賞令甲斬一首

者陞一級不願者予白金三十兩賞未免薄又文移察勘動涉歲時以故士心不勸近宣大事棘請加賞格倍增其數填巡官驗明卽給蓋增級襲蔭有官者利之窮卒覲賞而已兵部以爲然定斬首一級者予五十兩著爲令守謙以前山西修邊功增俸一級賜金幣有加請給新設游兵月餉發倉儲貸饑卒皆報許是月湖廣道試御史陳其學劾錦衣衛掌事都督同知陸炳先是炳以京師流寓人多恐潛藏奸宄乞行禁城從之至是其學劾炳肆行威福矯下逐客之令又以鹽法劾炳與京山侯崔元加抽病民且受奸商徐二請託請一并究

治詔執二下鎮撫司拷訊炳與元各對狀尋炳等引罪
竟宥勿問 十一月己卯冬至祀天于園丘朱希忠攝
行 壬午大內火釋前御史楊爵等三人于獄是夜大
高元殿災上禱于露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立
傳詔釋爵竝給事中周怡員外劉魁爵等再下獄桎梏
加嚴飲食屢絕會有天幸得不死爵歸二年一日晨起
大鳥集于舍爵曰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卒隆慶初贈
光祿卿謚忠介爵之初入獄也上令東廠伺爵言動五
日一奏校尉周宣稍左右之輒受譴其再至治厥事太
監徐府奏報上以密諭不宜宣亦重得罪先後繫七年

日與怡魁切劘講論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則

獄中作也

亥異實錄但書釋爵不及怡魁亦不言空中神降事今據明史爵本傳書之

乙

未皇后方氏崩詔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
后禮令禮部議喪儀 是月總督三邊曾銑會同撫按
官疏陳邊務十八事曰恢復河套修築邊牆選擇將材
簡練士卒買補馬羸進兵機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
備舟車多置火器招降用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
儲蓄及明職事息訛言寬文法處孳畜又上營陣八圖
曰立營總圖及遇敵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
戰行營進攻變營長驅獲功收兵各圖上覽而嘉之下

兵部會廷臣集議皆言銑先後所上方畧俱可施行上乃下銑前後諸疏令廷臣定策以聞巡撫浙閩朱紘既至討覆鼎山賊平之會日本遣使周良等復先期求貢用舟四人六百泊海外以待明年貢期守臣沮之則以風爲解至是事聞上以先期非制且人船踰額敕守臣勒回十二月辛酉逮甘肅總兵官仇鸞鸞在邊久貪縱酷虐恣爲不法總督曾銑劾其不聽調遣詔姑奪俸令按臣查覈以聞鸞知不可掩益狂悖無顧忌銑復上疏劾鸞不法數事上大怒命錦衣差官校械繫來京師鞠治戊辰冊謚大行皇后曰孝烈皇后乙亥倭

犯甯波台州大肆殺掠官軍莫有禦者巡按御史裴紳

以聞詔逮分守參議郭世威等令所司嚴備之

致異實錄但云

海寇故明史本紀據之證之日本傳卽倭也今據傳書之

二十七年春正月戊寅朔不御殿百官朝賀如前例

癸未夏言罷竝逮陝西三邊侍郎曾銑言素以經濟自

許思建立不世功會銑請復河套遂贊決焉初江都人

蘇綱者言繼妻父也雅與銑善爲延譽于言言遂密疏

薦之謂羣臣無如銑忠者銑鳩兵繕塞數破敵上亦雅

嚮之令言擬旨優獎者再銑益銳志出師條上方畧廷

議一如銑言及是上下銑議于九卿科道覆奏甫上上

意忽中變諭輔臣曰今征逐河套不知出師果有名否
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
嚴嵩知上意遂極言河套必不可復廷臣王以旂等亦
如嵩指盡反前議于是嵩力攻言謂向擬旨褒銑臣皆
不預聞言大懼謝罪且言嵩初竝無異議今胡乃盡譏
于臣而上已入嵩譖怒不可解乃遣錦衣官校逮銑而
盡奪言官階令致仕初言再召陵嵩甚而海內士大夫
方怨嵩貪忮謂言能壓制之深以爲快而言以廢棄久
務張權唐龍之罷高簡之戍許成名崔桐王用賓黃佐
之斥逐以及王杲孫繼魯之獄皆言主之

以上事
皆見前朝士

因之失望最後御史陳其學劾崔元陸炳亦見前言擬旨

令陳狀二人懼皆造言請死炳長跼乃得解于是二人

日與嵩比而構言言未之悟也上數使小內豎詣言所

言傲岸奴視之及詣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

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晚失上指嵩愈精治其事由

是嵩益被寵而言眷漸移至是嵩復從中構之以至于

敗上既譴言復以科道官無一人論言者命錦衣官悉

逮至杖之于廷各奪俸四月夜異據明史陸炳傳言炳

故囑炳一日御史劾炳諸不法事言即擬旨逮問炳窘

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證之實錄御史

陳其學劾炳鹽法事詔責炳陳狀炳等引罪乃已核

與言本傳合並無逮問之語今仍据夏言傳書之

己亥振陝西饑時鞏昌漢中二府大饑鳳翔府汧陽縣
爲水所沒巡撫謝蘭以聞詔發太倉銀五萬兩于鞏漢
充振徙汧陽縣治于城東三里外竝蠲衝決地租三千
石 是月改王以旂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三邊以
南京戶部尙書趙廷瑞爲兵部尙書先是兵部缺推總
督倉場戶部尙書劉儲秀儲秀上疏辭謝且力贊復套
之議上怒遂坐免 總督河道都御史詹瀚以河決曹
縣請于趙皮寨等處多穿支河修築堤岸以捍水患從
之 寇犯廣甯參將閻振死之明史本紀作把都兒實錄稱永甯酋今從
明史稿書寇實錄系之二月 二月癸丑作永陵時大
蓋奏報月日也今据原奏

行皇后將葬上以陵名未定下禮官議于是尙書費宋言太祖葬孝慈皇后于孝陵成祖葬仁孝皇后于長陵皆命名在先卜葬在後載之實錄中上乃自定孝烈皇后陵曰永陵命朱希忠告太廟 三月癸巳殺總督陝西三邊侍郎曾銑竝逮致仕尙書夏言銑旣就逮上初無意殺之會仇鸞爲銑所劾逮問入獄嚴嵩欲以陷銑者竝及言乃代鸞獄中草疏誣銑掩敗不聞侵剋軍餉鉅萬遺其子曾瀄屬所親蘇綱賂當塗其言絕無左驗而上深入其說立下瀄綱詔獄于是給事中齊譽等見上怒銑甚疏稱法司議銑罪律無正條且比守邊將帥

失陷城寨者論斬上責譽黨奸避事鐫級調外任法司
見上必欲依正條乃當銑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
里決不待時報可卽日斬銑西市銑旣沒家無餘貲妻
子狼狽遠徙天下聞而寃之時夏言罷歸方抵通州上
旣誅銑卽遣官校逮言言聞逮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
自是嵩構之益急 癸卯釋仇鸞于獄嚴嵩以鸞發曾
銑邊事德之鸞復厚賄嵩相爲表裏久之恃上寵復陵
嵩出其上以及于敗 夏四月丁未夏言逮至京下鎮
撫司拷訊言上疏訟曰臣之罪釁起自讐家恐一旦死
于斧鉞之下不能自明今幸一見天日瀝血上前雖死

不恨往者曾銑倡議復套仇鸞未嘗執以爲非旣而上
意欲罷兵敕諭未行而鸞疏已至此明係在京大臣爲
之代撰藉鸞口以陷臣肆意詆誣茫無證據天威在上
仇口在旁臣不自言誰復爲臣言者又言嵩靜言庸違
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父子弄權似司馬懿在內諸
臣受其牢籠在外諸臣受其箝制皆知有嵩不知有陛
下臣生死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凡再疏入
皆不省獄具刑部尙書喻茂堅都御史屠僑等議言罪
當死惟直侍多年效有勞勩据律宜在議能議貴之條
上切責茂堅等奪其俸猶及言前不帶香冠事于是言

竟坐與銑交通律論斬繫獄待決

頁異諸書皆系之十月殺言之下證之實

錄言以四月丁未至獄具卽在是時蓋曾銑決不待時

言俟秋決故以十月誅也明史言傳謂言逮至京師再

疏訟寃實錄但載其前疏而劾嵩靜言庸

違以下似係再上之疏今據本傳連書之

丁巳太白

晝見 是月直隸巡按御史吳相言邊兵戍守之勞鋒

鏑之憂既無恒產而所得月餉不才將領又從而朘削

之彼朝夕自救之不暇何暇禦寇臣以爲各邊民田自

原額糧畝外餘者尙多宜下所司勘實給軍佃種寬其

租庸其無餘田者許軍民以附邊屯田參伍爲業部議

從之 五月丙戌葬孝烈皇后于永陵 是月寇犯宣

府官軍敗績

攷墨寶錄系奏至于七月據原奏稱五月今從之

六月丁未湖

貴苗亂貴州巡撫李義壯以聞初湖貴間有山曰蜡爾
諸苗居之東屬鎮溪千戶所竿子坪長官司隸湖廣西
屬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北接四川酉陽廣袤數
百里諸苗數反官兵不能制萬鎭征之四年不能克乃
授其魁龍許保冠帶湖苗漸息而貴苗反如故鎭班師
許保及其黨吳黑苗復亂義壯請設總督節制三省兵
部議從之初張岳總督兩廣平連山賊李金及賀縣賊
倪仲亮等莅鎮四年巨寇悉平召拜兵部侍郎至是命
以右都御史充湖廣貴州四川總督三省填巡官皆聽
節制 戊申日本貢使周良等六百餘人駕海舟百餘

艘入浙江界求請詣闕朝貢巡撫朱統以聞禮部議舊例貢以十年爲期來者無得踰百人舟無得過三艘今舟數人數皆數倍于前宜令仍循十八年例起送五十人赴京餘留嘉賓館量加犒賞諭令歸國若互市防守事宜在執善處之報可 秋七月甲戌詔改巡撫浙閩等處爲巡視從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鏗之請也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歛人許棟踞甯波之雙嶼爲之主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漳泉爲多或與通婚姻假濟渡爲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將吏不敢詰

也或負其直棟等卽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將吏捕逐之
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益與
棟等合而浙閩海防久廢戰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
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倭剽掠輒得志
益無所忌來者接踵執巡海道採僉事項高及士民言
謂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
上疏具列其狀于是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閩人資
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
統旣至平覆鼎山賊踰年將進攻雙嶼使副使柯喬都
指揮盧鏜會兵由海門進而倭使周良已先期至統度

不可却錄其船延良入甯波賓館防範之計不得行是年夏四月鏜遇賊于九山洋俘日本國人稽天等許棟亦就禽棟黨汪直等收餘衆遁鏜築塞雙嶼而還番舶後至者不得入分泊南麂礁門青山諸島勢家旣失利言被禽者皆良民因脅有司引輕比律統上疏請悉以便宜行戮執法旣堅勢家益懼會周良安捕已定閩人林懋和爲主客司宣言宜發回其使執力爭之且曰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閩浙人咸惡之而閩尤甚亮閩產也至是與鏜上言統以一人兼轄二省遙駐福建而倭夷入

貢者艤舟浙江海口純一身奔命已不能及今聞浙設有海道專司苟得其人不必更用都御史部議竟從之乃復巡視舊例自是事權不一純遂不得行其志卒以此得罪致墨朱統授浙江巡撫在二十六年七月平覆鼎山賊卽在是年雙嶼之役在二十七年四月改巡視卽在其後明史純傳所載年月皆與實錄合諸書記後事前後參錯今悉据明史朱統日本兩傳參實錄書之

丙子免南直隸鳳陽府被灾州縣稅糧

戊寅

京師地震順天保定二府俱震詔以灾重遣官祭告郊
廟社稷 庚子西苑進嘉穀遣官薦于太廟百官俱于
奉天門稱賀 八月癸丑京師復震遼東廣甯衛山東
登州府同日地震祭告如初仍敕百官修省各條時政

得失以聞踰月京師復地震有聲

攷異明史本紀京師地震但書于七月五

行志則並載八月京師地震三編地震目中又

掘實錄增入九月京師復震有聲語今掘之

諸達犯大同指揮顧相等死之寇攻大同邊牆不克退

犯五堡總兵周尙文追敗之于次野口九月辛巳免

淮鳳揚徐被災稅糧壬午寇犯宣府東路深入永甯

懷來等處畿輔震動是役也守備魯承恩等死之官軍

敗績寇屠堡數百殺掠人民數萬懷永之間流血成川

積尸滿野詔逮總兵趙卿等

攷異寇犯大同于八月犯宣府于九月月日皆見明

史本紀實錄書于明年正二月掘勘報功罪之月日也

原奏一稱八月終一稱九月初十日九月癸酉朔壬午

正初十日也

乙未免陝西被災稅糧

是月逮參將

今掘明史

李珍等上旣誅曾銑怒不已遣給事申价等往勘冒功
通賄狀珍起自徒中爲銑錄用功最多至是价等希指
劾珍與指揮田世威郭震爲銑爪牙遂坐逮連及巡撫
謝蘭張問行御史盛唐皆貶黜又請勒曾渚蘇綱賊卹
陣亡軍士及居民被難者銑嘗檄府衛銀三萬兩製軍
仗亦責償于渚旣下獄酷刑拷珍令實尅餉行賂事珍
幾死卒不承渚用是得免踰年珍竟論死世威震坐謫
戊冬十月癸卯殺前大學士夏言言旣下獄嚴嵩數
以邊警激上曰此夏言曾銑開邊釁故報復耳上不悟
然尙無意殺言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怨望訕上上怒

趣命決于西市或曰蜚語卽嵩所構或曰嵩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進故事上意遂決然其事祕世莫得知也言旣誅妻蘇氏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尙寶丞朝慶皆坐削籍言彊直自遂初與嵩共事輒遇事裁抑之世多稱言及大用後頗修恩怨物議遂不悉協及嵩擠言至死專權黷賄禍及天下久乃多惜言者隆慶初其家上書白冤狀詔復其官賜祭葬謚文愍

及異此據明史言傳

而嚴嵩以蜚語及災異構言二事參實錄書之

丙辰寇入隆慶八達嶺距天

壽山僅七十餘里巡按御史王應鍾聞警夜馳赴昌平時守臣俱不設備應鍾怒執守陵諸軍校鞭之寇尋退

應鍾劾奏守備石美中等竝及提督太監王敏敏亦劾

應鍾乘夜突至未謁陵而先鞭撻戍卒不敬詔以應鍾

有功免究美中革任敏亦降級閒住

既異明史稿寇犯隆慶在是月丙辰

據實錄也明史本紀統系之九月所謂深入永甯懷來隆慶等處是也今據史稿分書之

十一月

甲戌免山東被災稅糧

丙子詔議孝烈皇后祔廟既

而罷之先是部臣以后喪且期年神主宜祔享乃援孝

潔皇后故事請權祔奉先殿東夾室上曰非正也可卽

祔太廟于是輔臣嚴嵩等請設位于太廟東皇妣睿皇

后之次後寢藏主則設幄于憲廟皇祖妣之右以從祔

于祖姑之義上曰安有享從此而藏彼之禮其祧仁宗

耐以新序卽朕位次勿得亂禮嵩曰耐新序非臣下所
敢言上命姑已之且俟再暮以聞 甲申冬至祀天于
園丘朱希忠攝行 丙戌太白晝見凡十日 乙未順
天府密雲縣進生沙金五十兩詔入內庫仍行各撫按
官多方採獻 十二月禮部尙書費宋卒

二十八年春正月壬申朔不御殿百官慶賀如前例
是月寇犯永昌鎮羌官軍擊却之 二月乙巳振陝西
饑發太倉銀四萬兩竝蠲臨洮鞏昌等府州縣稅糧
辛亥以南京吏部尙書張治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國子監祭酒李本爲少詹事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竝預機務自夏言得罪後嚴嵩獨相且年餘矣至是治
本皆以疏遠入閣益不敢預可否嘿嘿而已 壬子諳
達入寇宣府滴水崖指揮董賜把總江瀚唐臣張淮等
皆戰死全軍覆焉寇遂東犯永甯關南大震 乙卯總
兵周尙文率大同兵萬騎至南路禦于曹家莊大敗之
斬其酋四會翁萬達自懷來赴援鼓譟而東寇知大兵
衆謀東走丙辰宣府總兵趙國忠又敗之于大滹沱寇
狼狽夜遁是役也戰功爲數年之最而尙文功尤多捷
聞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自萬達以下皆陞賞有差明史
本紀月日皆據實錄惟董賜本紀作董賜誤也今據三
編又據實錄增入死事之唐臣張淮二人又有赴援之

延綬游擊徐仁保定都指揮陳機達
官楊璋軍門指揮白欽等附議之

是月以吏部侍

郎徐階爲禮部尙書初費采卒以孫承恩代尋被劾免

陞階代之 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乙酉皇太子冠

越二日丁亥薨 是春巡視浙閩朱執疏言臣整頓海

防稍有次第而御史周亮欲侵削臣權致屬吏莫肯用

命已又陳明國是正憲體定紀綱扼要害除禍本重斷

決六事語多憤激而中朝士大夫先入浙閩人言亦有

不悅執者先是執討閩海之賊連戰三月大破之而是

時浙人通番出入于甯波定海間閩人通番出入于漳

州浯嶼間執以爲非嚴禁通番則沿海無甯日會是年

三月佛郎機國人行劫至詔安統遣副使柯喬都指揮
盧鏜捕獲通番渠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統以便宜立
決之于演武場具狀聞語復侵諸勢家未幾而劾者踵
至矣按無諸書記倭寇事皆無月日而其叙改巡視于
詔安之役以後尤誤也惟明史朱統本傳書改巡
視于去年捕通番九十六人于是年皆與實錄合實錄
雖据奏報月分參差而所書詔安之捷部議謂賊發于
二月而奏報于三月非臨陣之比据此則明史統傳書
詔安之捷于三月者是也統以四月被劾亦見實錄今
分書之夏四月庚戌朱統捷奏至部臣請下巡按勘覈

御史陳九德劾統不俟奏覆擅專刑戮請治統罪竝逮
柯喬盧鏜下兵部會三法司議僉以統不俟得旨行
刑及喬鏜等率請正法皆不得爲無過然事難遙度請

遣風力憲臣往按之乃遣給事中杜汝楨往會巡按御史陳宗夔勘實以聞竝令執罷職待勘 是月兵部尙書趙廷瑞以疾罷陞兵部侍郎范鏊代之鏊疏辭忤旨黜爲民 諳達等復犯永昌鎮羌參將蔡勲等擊退總督宣大翁萬達言是年春寇犯宣府射書入我營中言求貢不得當以秋間大舉入邊直犯畿輔臣閱其言詞桀驁頗肆要挾與數年前遣使情狀殊異上命整秋防以俟勿墮敵計中未幾竟如其言 五月己卯禮科給事中沈東以請卹總兵官下獄初總兵周尙文以戰功擢都督同知兼僉後府事時嚴嵩爲禮部尙書子世蕃

官後府都事驕蹇不法尙文面叱將劾奏之嵩謝得免
調世蕃治中以避尙文遂銜之其後尙文歷功加至太
保嵩謀傾陷之而連年諂達寇邊上方倚以抗強敵故
讒不得入至是春曹家莊之役錄功兼太子太傅賜賚
有加未幾卒嵩欲格其卹典不予束乃上言尙文爲將
忠義自許邇者寇騎深入聞警疾馳奮勇先登多所殺
獲此亦一時奇功也宜加封爵延子孫又如董暘江瀚
搜北寇之鋒遏南奔之勢援兵不至繼之以死雖已庶
祀宜加賜祭以彰死事今當事之臣任意予奪冒濫者
倖恩忠勤者捐棄何以鼓士氣而激軍心疏入上大怒

詔廷杖銅之詔獄遂長繫尙文郎典卒不行穆宗立始
贈太傅謚武襄 是月召翁萬達還任兵部尙書 六
月日本國復求貢許之 秋七月乙亥總督湖貴四川
都御史張岳言貴州諸苗旋撫旋叛湖苗因之貳心若
貴苗不誅則湖苗之撫不固因條上會兵討苗事宜期
以八月集兵會勦詔以便宜行之 庚寅免河南陝西
被災夏稅 是月浙江海盜起寇浙東初祖制設浙江
市舶提舉司中官主之駐甯波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
之權恒在上及上撤天下填守中官并市舶司罷之而
濱海奸人遂專其利初猶市商主之及通番禁嚴遂移

之貴官家復屢負其直倭使互市者留海濱輒喪其資
不得返國大恨而大奸若汪直徐海陳東等遂窟其中
以內地不得逞悉逸海島爲主謀倭聽指揮相煽入寇
而海中巨盜亦襲倭服飾旂號分艘掠內地自朱統至
始稍稍治之統旣罷海禁益弛亂滋甚時海上承平日
久民不知兵聞警則竄走一空終嘉靖之世遂無甯歲
矣異明史本紀明史稿皆作海賊蓋是時倭寇旣起通
番奸人率假其名以掠財物其實不盡倭寇也實錄亦
言諸奸勾引島夷及海中巨盜所在劫掠乘汎登岸動
以倭賊爲名其實真倭無幾也故今仍據海盜之文書
之○是年浙東之役據明史日本傳起自貴官家負直
不予激之人寇而據實錄所載言海上之事初起于內
地奸商汪直徐海等常開出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
主于餘姚謝氏久之謝氏頗抑其直諸奸索之急謝氏

明通鑑卷五十九

三

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嚇之曰吾將首汝于官諸奸既恨且懼乃糾合徒黨及番客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十人大掠而去縣官倉皇申聞上司輒云倭人入寇云云此與明史所載大畧相同而謝氏卽所稱貴官家者始也商負其直及移之豪貴則並倭與商而吞噬之故倭寇之來以商始以商終汪直徐海之等皆奸商也

識之

八月己亥詔戶部覈天下出納之數以聞是時

邊供繁費加以土木禱祠之役月無虛日帑藏匱竭司農百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猶不能給乃遣部使者括逋賦百姓罄罄海內騷動給事中張秉壺以爲言于是戶部覆議天下財賦每年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屯田地租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門攤之類各有定數成化以前各邊甯謐百費省約一歲出入沛

然有餘今則不然京通倉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
十年以前每歲軍匠支米二百八十萬石廩中常餘八
九年之積十年以後歲支加至五百三十七萬石抵今
所儲僅餘四年太倉銀庫歲入二百萬兩先年各邊額
用一年大約所出一百三十三萬常餘六十七萬嘉靖
八年以前內庫積有四百餘萬外庫積有一百餘萬近
歲來除進用修邊給賞賑災諸項外一年大約所出三
百四十七萬視之歲入常多一百四十七萬及今不爲
之所年復一年將至不可措手矣且今生財之道旣竭
計惟節用請勅中外諸臣就職論事專意清理務求節

財助邊仍令兩京戶部并工部太僕光祿及各直省司府衛所以及遼薊宣大陝西諸邊每歲終將一年出納錢穀修成會計錄分爲四目一曰歲徵如府庫監局倉場額派錢穀幾何一曰歲收如收過本年先年額徵錢糧完欠幾何一曰歲支如本年用過各項錢糧于歲派額數增減相多幾何一曰歲儲如本年支剩存積錢糧幾何務令簡明以爲通融樽節之計從之

攷異三編系之七月下今

據實錄

乙卯寇犯大同先是寇入大城在大同之東

官兵守之不能入寇佯西北去至是乘官兵懈復由松樹墩毀墻入大同右衛及平虜威遠等處凡攻毀堡寨

村莊五十餘戕殺官軍三千五百餘人兵部言邊臣報

大同修築墻垣可恃以守一旦復毀垣衝入宜治其罪

詔巡按御史勘實以聞

攷異明史本紀不具史稿系之是月乙卯證之實錄原奏稱八

月初十日寇犯大城在大同之東官兵守之不得入寇
伴西北去我兵遂懈十八日寇復由松樹墩掘墻而入
云云是月戊戌朔初十日丁未十八日
乙卯史稿月日蓋據實錄也今從之

九月戊辰寇

復以餘騎犯榆林參將劉繼先等擊却之 庚辰免浙

江嘉湖二府被災秋糧 壬午諳達復犯大同總兵陳

鳳等擊却之 是月朶顏三衛導北寇犯遼東入沙河

堡守將張景福死之初詔罷三衛馬市竝新設木市亦

罷之自此三衛數爲韃靼嚮導而朶顏部下哈舟兒陳

通事資主之二人者皆中國人被虜遂爲之用

明史本紀

是月朶顏三衛犯遼東明史稿則以寇書之證之明史

三衛傳蓋三衛導韃靼入寇也實錄系奏報于十一月

原奏稱九月並張景福之死俱見九月奏中惟三衛傳

誤列之二十一年之秋蓋連羅馬市書之未及分析耳

又據實錄死事之員尚有

百戶陳策李松附識于此

吏部尙書閻淵引年致仕

刑部尙書喻茂堅引疾致仕皆許之改戶部尙書夏邦

謨于吏部 冬十月辛丑免順天河間保定真定大名

五府被災州縣稅糧 是月以吏部左侍郎潘潢爲戶

部尙書兵部尙書翁萬達以憂去陞吏部右侍郎丁汝

夔代之改南京尙書劉訥爲刑部尙書 十一月甲申

孝烈皇后神主祔太廟是時上欲祧仁宗設新序以延

臣執奏乃命燕孝烈神主于皇妣獻皇后之側 乙酉
太白晝見凡五日 己丑冬至祀天于園丘朱希忠攝
行 乙未免湖廣沔陽荊門等被災州縣秋糧 是月
工部尙書文明卒 十二月以提督倉場侍郎李士翱
爲工部尙書

二十九年春正月丙寅朔不御殿 癸未山東益州等

衛地震有聲如雷踰月乃止

攷異明史五行志佚三編據寶錄增今從之

二月宣府謀報寇移帳駐威甯海子已復報寇朔州兵
部議寇入宣府則衝黃花白馬古北等隘今日廣謨所
當先定者惟亟備薊鎮屏蔽京師請發河間兵一枝駐

密雲保定兵一枝駐通州俱聽薊州撫鎮節制從之

三月乙丑禮部以亢旱請行順天府祈雨上曰去冬無雪今春不雨已百五十日其亟行之毋忽辛未上躬禱雨于禁中 壬午賜唐汝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貴州苗賊龍許保襲思南府之印江縣執知縣徐文伯及石阡推官鄧本忠以去初王學益李義壯相繼巡撫貴州皆主撫議以附嚴嵩張岳至集兩省官議皆言撫之無益不如以兵戍守之使毋出掠可也未幾許保猖獗岳坐奪俸乃決計討之大集土漢官兵期以秋舉 廣東黎賊平初瓊州五指諸山黎賊剽掠崖州等

處僞置總兵攻圍城邑是年之春提督兩廣侍郎歐陽
必進會勦前後禽斬首從賊五千餘名遂平之奏言瓊
州孤懸海外地大且遠非一副使所能彈壓請增設分
守一人于儋州參將一人于崖州而復設守備一人于
瓊州部議以分守官不便另設參將擇知兵者任之乃
以欽州守備俞大猷充右參將填守儋崖 夏四月己
亥以久旱遣官祭告郊廟竝敕羣臣修省 辛亥下河
南巡撫都御史胡纘宗于獄刑部尙書劉劬坐免初上
幸承天纘宗撫河南迎駕時有河間人王聯任陽武知
縣纘宗嘗以事笞之尋爲巡按御史陶欽夔劾罷聯素

兇狡嘗歐其父良論死久之以良請出獄復坐殺人求解不得知上喜告訐乃撫續宗迎駕詩中穆王入駿語爲謗詛言續宗命已刊布不從乃屬欽夔論黜羅織成大辟遂以去年長至日令其子詐爲常朝官闌入闕門訟冤凡所不悅若副都御史劉隅給事中鮑道明御史胡植馮章張洽參議朱鴻漸以及知府項喬賈應春等百十人悉構入之上大怒立遣官捕續宗等下詔獄命劾會法司嚴訊劾等盡得其誣罔狀仍坐聯死當其子詐冒朝官律論斬而爲續宗等乞宥上旣從法司奏坐聯父子辟而心嫌續宗多所詰讓復下禮部都察院參

議嚴嵩爲之解會京師災異數見上以咨陶仲文仲文對言慮有冤獄得雨方解上稍動乃從輕典革續宗職杖四十劾坐市恩亦除名法司正貳停半歲俸郎官承問者悉下詔獄嵩以對制平獄有功令兼支大學士俸嵩辭乃允時法司率飭法徇上意稍執正譴責隨至劾于是獄獨持法故身雖黜而時論多之

攷異此據明史劉訥傳傳言冬

至日遣子訟寃是續宗之逮在去年至是下獄實錄系之是月辛亥今據之傳言穆王八駿語見之實錄則穆王八駿空飛電翻竹英皇淚不磨之句據此則帝之譴續宗非無自也此等不祥之語傳布在外有似謗詛王聯之訐其亦續宗有以自取之乎

癸丑大雨百官稱賀優詔答之

壬戌封陶仲文爲恭誠伯以禱雨平獄功也給事中張

秉壺劾仲文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于是仲文疏辭不允

實錄在是月壬戌若八月丙寅則以萬壽節加祿米也

明書亦系是月河決入淮逼泗州祖陵總漕副都御

史龔輝巡按御史史載德請開直河口以通下流築二

陳庄劉家溝二口以防衝決從之仍遣官修治陵寢

五月辛卯重修大明會典成是月改李士翱于刑部

以戶部侍郎胡松爲工部尙書六月戊申太白晝見

連日陰雲凡晝見者七日丁巳免畿南及山東被災

州縣夏稅戊午諳達寇大同時諳達移駐威甯海子

勢將南下乃由墩口潰牆而入悉精兵伏林箐中而以

羸師往來誘我總兵官張達意輕之兵未合達率麾下
馳擊之伏發圍之數匝達馬蹶遂遇害副總兵林椿方
擊餘騎于彌陀山間達被圍亟引兵西救會矢下如雨
椿亦中流矢死之達椿皆驍勇善戰寇得二將首輒引
去 閏月乙丑免山西平陽潞安太原等府被灾夏稅
大同敗問至上以張達林椿忠勇遇害俱加贈賜謚
時咸甯侯仇鸞坐廢家居以賄嚴世蕃屬之兵部薦其
謀勇可任卽日復太子太保充總兵官填守大同以署
都指揮僉事徐珏副之俱令星馳赴鎮 戊辰免河南
被灾夏稅 癸酉逮總督宣大侍郎郭宗臯巡撫大同

都御史陳耀先是大同之敗宗臯耀各奏言張達林椿雖敗于陣而寇亦旋退給事中唐禹言達椿効死先登全軍陷沒獨達二子張世傑張俊以血戰潰圍得出此數十年邊關未有之大勦而宗臯等不自席藁待罪乃敢蔓語彌縫冀逃罪譴死何以見達椿生何以謝二子乞明示賞罰以昭激勸上以禹奏公平賜達二子同蔭命錦衣官校械繫宗臯耀既至命各杖于廷耀死杖下宗臯謫戍邊 丙子起復翁萬達總督宣大閑住都御史趙錦巡撫大同萬達家廣東未至遣侍郎蘇祐攝其事 戊子免南直隸被災夏稅 己丑免畿內被災夏

稅 秋七月戊申諳達自威甯移駐斷頭山竝調集套
虜聚衆十餘萬謀深入關南宣大守臣以聞詔戒嚴防
禦 王子逮巡視浙閩都御史朱統竝副使柯喬都指
揮盧鏜等統旣罷職聽勘給事中杜汝楨巡按御史陳
宗夔勘上悉如陳九德言遂坐逮方按問趣統對簿統
聞之慷慨流涕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能相下縱天子
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自決之不須人也製壙志
作絕命詞仰藥死鏜喬等皆論死繫按察司獄自統死
竝巡視亦罷不設中外諸臣自此搖手不敢言海禁事
已未免陝西西安等八府被灾州縣夏稅 是月戶

部尙書潘潢以議邊餉忤旨調南京改李士翱于戶部以南京兵部侍郎顧應祥爲刑部尙書 八月甲子諳達犯宣府不克先是諳達大舉入寇將擁衆窺大同時仇鸞方受命蒞鎮惶懼無策其廝養時義侯榮者說鸞曰勿憂吾爲主解之乃爲鸞持重賂賂諳達令移寇他塞毋犯大同諳達受貨幣遺之傳箭以爲信而與之盟遂東去及至宣府有備不得入遂寇薊鎮己巳寇自獨石邊外東行至大興州去古北口百七十里仇鸞知之率所部馳至居庸關南而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誤聽諜者謂寇向西北兵部尙書丁汝夔信之請敕鸞還

備大同勿東未幾興州報至始命鸞壁居庸汝孝守薊
州 乙亥寇果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遂擁衆薄關
城總兵官羅希韓盧鉞不能却丁丑寇攻古北口以數
千騎繞牆而軍汝孝悉衆出發火礮矢石攻之寇乃陽
督兵綴薊師而別遣精騎從間道潰牆而入薊鎮兵大
潰寇遂由石匣營達密雲轉掠懷柔圍順義城聞保定
兵駐城內乃解而南于是益謀內犯矣 戊寅寇至通
州先是寇將南下巡按順天御史王忬聞報度官軍弱
無能禦者夜草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
敵兵剽悍若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漫衍無衛

戊瞭望神京陵寢萬一蕩搖事繁非小請速集廷臣議
戰守策而身出駐通州召吏民給兵仗聽約束收漕舟
艤潞河西勿使爲敵用事甫畢而夜半敵兵果至通州
阻白河不得渡營于河東二十里分兵剽昌平犯諸陵
殺掠不可勝計京師戒嚴 詔檄諸鎮兵勤王分遣文
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定西侯蔣傅兵部侍郎王
邦瑞總督之而以錦衣都督陸炳禮部侍郎王用賓及
給事御史各四人巡視皇城四門詔大小文臣知兵者
許尙書丁汝夔委用于是汝夔條上八事請列正兵四
營于城外四隅奇兵九營于九門外近郊正兵營各一

萬奇兵營各六千急遣大臣二人經畧通州涿州且釋
罪廢諸將使立功贖罪上悉從之然是時所籍皆虛數
禁軍冊籍尤缺額僅四五萬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
不歸伍者在伍者半皆老弱涕泣不敢前倉卒從武庫
索甲仗主庫太監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詔城中
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守命都御史商大節
率五城御史統之又懸賞格募壯士軍事益旁午己
卯寇營白河東分遣游騎四掠去都城僅三十里時仇
鸞帥副總兵徐珏游擊張騰等自居庸至通州營于河
西保定巡撫楊守謙副將朱楫等營于東直門外各路

援兵頗集議者率謂城外有邊兵足恃城內虛宜移京軍入備內鬻于是侍郎王邦瑞請以巡捕官軍營東西長安街而尙書丁汝夔亦量請掣兵入營十王府慶壽寺前從之 辛巳寇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壬午薄都城分掠西山黃村沙河大小榆河畿甸大震初寇薄通州城中所遣偵卒出城不數里道遇傷者輒奔還妄言誑汝夔旣而言不讎汝夔弗罪也募他卒偵之亦如前以故敵之衆寡遠近皆不得知成國公朱希忠掌城中營務恐以兵少獲譴乃東西抽掣爲掩飾計士疲不得息出怨言而調者不得主名

則爭鬪汝襲仇鸞兵無紀律掠民間上方嚮鸞戒勿治
汝襲亦容忍之以故軍民益解體上見諸鎮兵先後至
無統攝而中官陸炳等爭譽鸞乃拜鸞爲平虜大將軍

節制諸路兵馬進楊守謙兵部左侍郎提督軍務

明史

本紀王午薄都城拜仇鸞爲平虜大將軍又丁汝襲傳
言辛巳寇前鋒駐安定門外教場明日薄都城皆據實
錄日分惟仇鸞始以賄嚴世蕃總督宣大實錄不具三
編蓋據紀事本末書之若陸炳等請以鸞節制各路兵
馬具見實錄
今參書之是日上御西苑召嚴嵩徐階入議軍事

會寇至東直門執御廢中官八人去不殺詣達謁坐帳
中語曰若歸見天子好爲我致書乃以謾語求入貢解
送歸嵩等旣入上出書示之嵩曰此禮部事復以問階

階曰寇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厚要我請遣使者
紿緩之我得益爲備援兵集寇且走上稱善者再階出
傳上諭集廷臣議國子監司業趙貞吉抗言曰此不必
議後生懦夫闇于事勢見寇急而許之入貢何異城下
之盟又曰今朝廷所急在收攝人心若使追論周尙文
之功釋沈束于獄則寇退易易耳上遣中使往覘會議
聞貞吉言而心壯之宣入左順門問計貞吉請宣諭諸
軍懸賞格以激士氣從之擢貞吉左諭德兼河南道監
察御史竝給賞軍銀五萬兩令隨宜區處 癸未上御
奉天殿先是各路援兵至詔兵部覈數賞賚而勤王兵

先後至者五六萬人皆聞變卽赴未齎糧糧及制下犒
師牛酒無所出越二三日援軍始得數餅餌益饑疲不
任戰上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白吏部尙書夏邦謨等
請上躬御正朝廷見廷臣以振威武從民望禮部尙書
徐階復固請是日文武昧爽集闕下日晡上始出御殿
不發一詞但諭階奉敕至午門集廷臣切責而已上以
本兵舉措周章令吏部別推曾厯邊方嫻將畧者部臣
以都御史楊守禮名上于是丁汝夔不自安乃請躬督
諸將出城禦寇以侍郎孫應奎專督軍餉 甲申寇退
先是上趣諸將戰甚急丁汝夔以俗嚴嵩嵩曰塞上敗

明通鑑卷五十九

三

可掩也失利輦下上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
汝襲遂承嵩指戒諸將勿輕舉楊守謙以孤軍薄寇營
而陣無後繼亦不敢戰于是皆堅壁不發一矢輒以汝
襲及守謙爲詞寇遂燬城外廬舍火光燭天城之西北
隅內臣園宅在焉環泣上前曰將帥爲文臣制故寇得
縱橫至此上怒甚命逮丁汝襲楊守謙于午門外廷鞠
寇掠內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虜獲已過望遂整
輜重趨白羊口去逮副都御史王儀初王忬自通州
告急請援詔儀率兵二千往至是忬奏儀縱士卒虐大
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儀坐逮乃超擢忬右僉都御

史代之。丙戌京師解嚴侍郎王邦瑞請躡寇歸路擊之時京師大雨彌日京畿千里之內泥淖竟尺諭德趙貞吉奉使勞軍趣仇鸞乘雨襲寇不應又犒賞及鸞軍亦不受貞吉見寇已引去計無所出乃賫敕徧諭城外諸營而還上怒其處分未當輕率復命又追論其訟周尙文沈束爲代人懷怨乃命杖五十謫荔波典史先是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嵩不見貞吉怒叱門者曾世蕃趨入顧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父子銜之卒得罪。丁亥仇鸞敗績于昌平時寇以白羊口道狹恐我軍邀

襲乃取昌平東北古北口舊路出鸞軍猝與之遇敵縱

騎蹂擊殺傷千餘人鸞幾爲所獲被救得免敵遂長驅

至天壽山總兵官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遂循潮

河川舊道去微誤蓋寇以白羊口路狹恐爲官軍所邀

乃改道取昌平東北古北口舊路鸞軍遇之而敗是鸞

之敗乃在昌平至古北口之路非白羊口也明史稿記

寇至白羊口于甲申正改道至昌平之前四日此與實錄合今悉据書之殺兵部尙書丁

汝襲侍郎楊守謙時法司坐汝襲守備不設守謙失誤

軍機律俱秋後處決上以汝襲罔上毒民守謙黨同坐

視皆死有餘辜趣命卽日斬于市汝襲仍梟示妻子流

三千里以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卿沈

良才議獄遲緩各杖四十降俸五等刑科張侃等循故事覆奏各杖五十侃爲民初上欲行大誅以懲後汝襲窘求救于輔臣嚴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上怒甚竟不敢言汝襲臨死始知爲嵩所賣守謙臨刑慨然曰臣以勤王反獲罪讒賊之口實蔽聖聰皇天后土知臣此心死何恨守謙在邊得將士心位至開府清廉如寒士然性遲重客有勸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安得比漢法守謙不納竟得罪邊陲吏士聞守謙死無不流涕是月戶部尙書李士翱以各營軍餉不時給被劾罷時侍郎孫應奎暫攝戶部事

踰二月始代之

明興士翺以八月革職九月始罷

九

月辛卯朔詣達悉衆出塞由石城匣及張家古北等口而去仇鸞掩敗不聞令諸將收斬遺尸得八十餘級捷上優詔荅之尋加太保賜金幣詔振畿內被寇之民竝蠲免稅糧令戶部覈實以聞已而順天府尹郭鋆請于傷重之各州縣先蠲免而後查覈報可又敕京師城外及薊州昌平等處廣瘞暴骸乙未罷團營復三大營舊制詣達之內犯也兵部覈營伍不及五六萬人驅之出城皆流涕不敢前諸將領亦相顧失色至是丁汝夔既誅輔臣嚴嵩請振刷以圖善後時吏部侍郎王邦

瑞攝兵部瑞攝明史七卿表兵部尚書丁汝夔誅召翁
之明史瑞攝明史七卿表兵部尚書丁汝夔誅召翁
犯都城命瑞攝明史七卿表兵部尚書丁汝夔誅召翁
事據此則瑞攝明史七卿表兵部尚書丁汝夔誅召翁
下獄始攝瑞攝明史七卿表兵部尚書丁汝夔誅召翁
大營舊制瑞攝明史七卿表兵部尚書丁汝夔誅召翁
乃以邦瑞瑞攝明史七卿表兵部尚書丁汝夔誅召翁
有徑作尚瑞攝明史七卿表兵部尚書丁汝夔誅召翁
兵志所載瑞攝明史七卿表兵部尚書丁汝夔誅召翁

萬自三大營變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寢不如初
然額軍尙三十八萬有奇今營政廢弛見籍至十四萬
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寇騎深
入戰守俱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
在將領蓋提督以下諸官多世胄執袴平時占役營軍

率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遣官
精覈上是其言下兵部議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
舊制設總督京營戎政一員以武臣爲之協理京營戎
政一員以文臣爲之時上方嚮用仇鸞乃以爲總督京
營戎政復改邦瑞爲兵部左侍郎專督營務丁酉邦瑞
復條上興革六事中言宦官典兵古今大患請盡撤提
督監鎗中官報可 戊申免畿輔被災稅糧 壬子廢
鄭王厚烷爲庶人厚烷仁宗子鄭靖王瞻埈之裔孫也
初上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厚烷獨不遣前年七月
上書請上修德講學因進居敬窮理克已存誠四箴演

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爲規諫語切直上怒下其使者
于獄至是宗室有孟津王見蒞子祐檣規復郡王爵怨
厚烷不爲奏乃乘上怒撫厚烷四十罪以叛逆告詔駙
馬中官往勘無驗乃傳會其所建宮室名號擬乘輿爲
大不敬遂削爵錮之鳳陽高牆國史據實錄所載厚烷
得罪多勘奏中文致語
今悉據明史 乙卯免山西被災夏稅 是月詔起復
諸王傳書之

翁萬達回部管事蘇祐總督宣大 冬十月壬申免畿
內河南南畿被災秋糧 甲戌大學士張治卒時輔臣
多贊元修治不自得悒悒而病及卒上不悅賜謚文隱
隆慶改元更謚文毅 辛巳下刑部郎中徐學詩于獄

時方寇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掇細事以應學
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外患哉
卽疏劾嚴嵩畧曰外攘之備在于內治內治之要在
于端本今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日甚內結勲貴外比
羣臣文武遷除悉要厚賄致此輩培植軍民釀成寇患
國事至此猶復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諉清問近因
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
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使
鎮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舉朝莫
不歎憤而無一人敢言之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

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章奏必先關白然後上聞掩罪飾非乘機構隙故凡論之者雖不能顯禍之于正言直指之時莫不假事因人陰禍之于遷除考察之際天下痛心視爲鬼蜮伏願陛下罷嵩父子別簡忠良則內治旣清外患自甯矣上覽疏頗感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爲所私修隙耳上於是發怒下學詩詔獄削其籍陔異徐學詩下獄明史本紀不具原修三編及輯覽皆系之九月重修三編據寶錄改入十月又簽明係十月辛巳敕于張治卒之下今甲申巡視京營兵部主事申旆劾仇鸞恃寵弄權更張營政鸞疏辯謂旆意不過侵官攬權束縛臣等

使不得行事耳且京營巡視官近已添設科道二員今
益之主事又以兵部之勢臨之臣等懼罪之不暇何暇
禦敵詔下旌鎮撫司拷訊遂罷京營巡視官時鸞請駐
師宣大間整飭兵甲俟冬月大舉以雪國恥已又請廣
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上皆從之 十一月癸巳分
遣御史魏謙吉等選邊軍入衛先是仇鸞總戎政請調
宣大延綏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下兵部議各邊
均屬重地使患在心腹則肢體固輕若盡撤藩籬則堂
奧之守何賴今不權時勢輒行調取命使四出非計之
得也鸞固執前議上特許之乃詔選各邊兵六萬八千

人與京軍襍練復令京營將領分練邊兵自是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調邊事日壞矣 甲午冬至祀天于圜丘朱希忠攝行 壬寅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廟時上終欲祔孝烈入廟而自爲一世復下禮部議尙書徐階抗言女后無先入廟者宜祀之奉先殿禮科給事中楊思忠亦以爲然大怒階等皇恐謝罪會孝烈忌日請祭上曰孝烈繼后所奉者又入繼之君忌不祭亦可于是階等上祧祔儀注如上指而祔孝烈于太廟之第九室 辛亥免浙江四川被災稅糧 是月陞侍郎王邦瑞爲兵部尙書先是起復翁萬達未至上以問嚴嵩

嵩言寇患方殷諸臣不無觀望上怒遂罷之于是邦瑞始受代未幾萬達至降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守易州十二月丙寅兵部尙書王邦瑞條上安攘十二事時仇鸞構邦瑞干上上眷漸移會鸞奏革薊州總兵官李鳳鳴大同總兵官徐珏任而薦京營副將成勲代鳳鳴密雲副將徐仁代珏旨從中下兵部不預聞邦瑞因言朝廷易置將帥必采之公卿斷自宸衷所以慎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且京營大將與列鎮將不相統攝何緣京營乃黜陟各鎮今曲徇鸞請臣恐九邊將帥悉奔走托附非國之福也上不悅下旨譙讓于是鸞益憾

之是歲元江土舍那鑑作亂殺雲南左布政使徐樾
初那鑑殺其姪土知府那憲奪其印巡撫應大猷以聞
詔黔國公沐朝弼討之朝弼會副使李維參政胡堯時
等集土漢兵分五哨破之于木龍寨那鑑勢蹙遣人詣
南羨監督王養浩所乞降會樾督餉至南羨以那鑑計
窮求歛信之令面縛出城來降左右謂夷詐不可信樾
不聽至期率百人往城下受降鑑縱象馬夷兵突出衝
之樾及左右皆死焉事聞上切責朝弼養浩等各帶罪
捕賊